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禄

謄録監生臣葉世倬

天中記卷十四

明　陳耀文　撰

樓

樓狹而修曲曰樓（爾雅）樓重屋也𣟗澤中守草樓也（說文）樓有戶牖諸孔慺慺然也（釋名）

十二方士有言黄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名曰迎年（封禪書）崑崙山有積金為天墉城上安金臺

五所玉樓十二所十洲記

崑崙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郊祀志

飛翼范蠡為勾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為兩蟉繞棟以象龍角吳越春秋

九柱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念樓皆畫仙人雲氣瀨鄉記

虞氏虞氏者梁之富人登高樓臨大路擊搏樓上而笑

有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富樂已久吾不侵犯乃以此辱我此無以立懂于天下遂率其屬以滅其家列說符

麗譙徐無鬼見武侯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注麗譙戰樓也謂華麗而嶕嶢莊子

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淡書趙充國為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本傳

初學記魏有麗譙蓋即莊子中事白帖乃云魏武有麗譙樓合壁事類及韻府俱因之誤本傳

井榦武帝立神明臺井榦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師古曰井榦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榦之形也井榦者井上木欄也郊祀志　攀井榦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西都賦　神明崛其特起井榦疊而百層西京賦

赤樓公孫述造十層赤樓也東觀漢記

升樓黄昌為郡守陜縣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

婦人輒升高樓而觀昌乃殺之後漢

落星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名曰落星樓金陵地記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吳都賦

吳有白雀樓吳紀

百尺洛陽城內西北角有重城東北角有樓其高百尺魏文帝造也洛陽雜記殿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世說

登樓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荆州記當陽東南

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荊州圖記

鳳皇洛陽有鳳皇樓總章觀儀鳳樓在觀上廣望觀之南又别有翔鳳樓又有慶雲樓伺星樓晉宫閣名

四望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時方旱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拾遺

庚公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秋夜佳景共登高

樓俄而不覺亮至衆將避之公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坐談詠至今名庾公樓九江錄觀名與天壤齊者有若豫章之滕王閣九江之庾樓吳興之消暑樓宣城之疊嶂此外不過更二三所而已滕宗諒上范希文詩序互見月門入漢義熙八年於石頭東城內起高樓加累入於霄漢連堞帶於積水署曰入漢樓晉書萬歲有黃鶴山在縣界晉王恭爲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西北名芙蓉樓至今存焉京口記俗傳此樓飛向江

外以鐵鎖縻之方已輿地志又樓上時見一道白氣如烟刺史必死輕者貶州人至今為常侯羊頭山記

桐亭浦陽江自嵊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濵長江左傍連山平陵修通澄湖逺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民居號為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水經注

景陽宋元嘉二十二年修廣華林園築景陽山始造景陽樓孝武大明元年紫雲出景陽樓狀如烟迴薄久之

詔改爲紫雲樓輿地志

棲霞江陵城西百餘步有棲霞樓宋臨川康王義慶置荆州記

棲霞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水經注

烽火齊武帝登烽火樓詔郡臣賦詩蕭頴冑詩合旨帝謂頴冑曰宗室便不乏才本傳

玄暢沈約齊隆昌元年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題八詠詩于元暢樓時號絶唱後人因更元暢爲八詠樓云金華志

崔顥題隱侯八詠樓詩梁守步城東爲樓望越中

嚴維詩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

統志云宋郡守馮伉更此名唐書有馮伉不為郡守

宋人更名嚴維安得預有此句耶

青樓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昏曰

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本紀

北固大同十年幸蘭陵因賦還舊鄉詩己酉幸京口城

北固樓改名北顧因幸回賓亭宴帝故鄉老及迎候者

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梁書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

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壊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南徐州刺史蕭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悦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南史

三層陶弘景齊永明初于句容之句曲山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至其所

文選襄陽有文選樓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襄沔記　隋煬帝自達廣陵嘗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綽直泊肩項帝覩之色荒愈熾南部烟花錄

統志云昭明聚賢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田子悅徐陵王囿孫爍鮑至十餘人號曰高齋學士著文選於此今有臺址存

南史云庾肩吾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

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摇田子悦徐摛孔鑠等十人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襄沔記同志云

昭明學士誤

清德後周長孫儉為荆州刺史吏民請為儉建清德樓立碑頌德詔許之

迷樓隋煬帝至廣陵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之香霧杜牧之有咏迷樓詩云煬

帝雷塘路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王觀揚州賦云四帳無所兮失迷藏之樓

迷樓記云浙人項昇能搆宮室先進圖本帝大悅詔有司營之經歲而成工巧之極自古無有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后帝幸江都唐帝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為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青瑣高議

按烟花錄以迷樓在江都而牧之王觀皆同劉斧乃

妄搆虚詞謂在長安是地里之莫辨也其海山開河等記可盡信耶

統志云樓在揚州而分注引記中語

汜水孔德紹事竇建德為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捽殞樓下新唐

望春初潼水御苑有望春樓韋堅於其下鑿為潭以通漕玄宗為昇樓詔羣臣臨觀賜名廣運潭本傳代宗時姚

南仲上疏云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　本

望仙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欄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　元稹連昌宮詞

觀風此時上御觀風樓水光山影相參差　津陽門詩　樓在宮外東北隅屬夾城而連於內前臨馳道周視山川　注

紅樓安國寺紅樓睿宗在東宮時造元和中廣宣上人住此上有詩名時號為紅樓集　酉陽雜俎

望省崔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卿於都寺廳事後起一樓與尚書省相望時人謂之崔公望省樓國史纂異

望京浚儀城西門樓本無名唐文宗太和二年節度使令狐綯重修因登臨賦詩曰夷門一鎮五經秋未得朝天未免愁因上此樓望京國便名樓作望京樓寰宇記

祈祥劉闢為西川節度使以術家言五福大一舍於蜀乃造大樓以祈祥新唐

萬卷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本傳

明月吳興刺史楊傑次公明月樓詩云江南地煖少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吳興因此謂之水晶宮方輿勝覽

海棠海棠樓李回出為劒南西川節度使於成都建海棠樓以會僚佐鄭谷詩上國休誇紅艷杏深溪自照緑苔磯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猶如舞蝶飛

迎仙高騈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呂用之高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籙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舊唐）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騈公廨邸北跨河為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扃鐍儼然以至灰燼（妖亂志）

齊雲昭宗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欲搆難犯於神京上

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眺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二首中朝故事

百尺唐主於宫中作百尺樓命衆臣觀之衆皆嘆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對曰所以不及景陽樓唐主怒貶於舒州續世說

木平和尚者南唐保太初徵在闕下常出入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載木平卒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候以應龍安山旦夕上

多登覽以瞻動靜南唐

畫紅樓王蜀先主所建綵繪華侈初潁川人華洪隨先主入蜀賜姓王名宗侃至是造紅樓城中相率來觀曰看畫紅樓先主以為應華洪之讖乃誅之成都古今記

玳瑁西魏文帝毀東宮造嬪嬙諸院起玳瑁樓

散花唐成都有散花樓河東有薰風樓

披雲北齊有披雲樓隋有乘雲樓

浴日上陽宮有麗春臺浴日樓韋述兩京雜記

凌雲三十六國有凌霄樓 玉海

觀風此時新搆觀風樓樓高百尺堆華榱樓南更起開

雞殿神光山影相參差 津陽門詩

朝日六朝有朝日樓夕月樓 玉海

萬歲北齊有萬歲樓千秋樓

逍遥蒲州有逍遥樓唐玄宗登樓詩云黄河分地絡飛

觀接天津蘇頲和云樓觀分迤邐河山幾縈紆 文苑英華 北

齊有逍遥樓 玉海

鴛鴦孫逖奉和御製登鴛鴦樓應制詩云玉輦下離宮瓊樓上半空英華北齊有鴛鴦樓鸂鶒樓玉海

翡翠崔湜梨園亭子侍宴應制詩云草綠鴛鴦殿花明翡翠樓英華翡翠為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李太白

七重西域泥婆羅宮中有七重樓覆銅瓦楹棟皆大琲雜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

七鳳于闐有七鳳樓五代史

欄干墮和羅屬國曰陀洹一云耨陀洹俗喜樓居謂為

欄干 唐書外夷傳

臨肆李晦為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甞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 談賓録 唐書初晦第起觀閣下臨肆區

看街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大臣貴戚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糾彈也 金華子

閣

阿閣黄帝時鳳凰集東園止於阿閣韓詩外傳

扈閣黄帝坐於扈閣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春秋緯黄帝坐元扈樓上與大司馬容光臨觀鳳凰之至河圖録運法

凌雲凌雲閣秦二世造漢宫闕疏秦二世起雲閣欲與山齊三輔故事秦結雲閣冠南山東京賦乘雲閣而上下甘泉賦

石渠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蔵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

藏秘書焉三輔黄圖　章元成甘露中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以對上親制臨決傳　葛龔考天文於蘭閣覽羣言於石渠反遂初賦　天祿天祿麒麟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漢宫閣疏　天祿石渠並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三輔故事　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西都賦　校文之處西京賦　天祿閣藏典籍之所三輔黄圖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

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畧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拾遺記

帝命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温室中書于天祿閣上歆遂總羣篇撮指要著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隋經籍志

王莽以符命自立時揚雄校書於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

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静作符命漢書

麒麟天禄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漢宫殿疏宣帝甘露三年二月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霍光等至蘇武凡十一人於麒麟閣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蘇武傳

白虎未央宫有白虎閣屬車閣三輔黄圖

延閣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注如淳曰劉歆七畧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職内則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藝文志）延閣棧道（淮南子）結陽城之延閣（蜀都賦）

西閣楊惲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本傳）

阿閣馬嚴顯宗時拜將軍長史將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馬援傳）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文選注）四阿若今四注

屋古詩阿閣三重階周禮注

仁壽明章重儒術四方鉅儒鴻生負笈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畧為書部因又編為漢藝文志

三閣魏氏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隋經籍志魏鄭默拜秘書郎中掌中外三閣刪省繁文除其浮穢始制中經本傳陸機表云身登三閣注謂秘書郎掌内外三閣經

書也晉令曰秘書郎掌三閣經書文選

秘閣孝武帝好覽文藝敕著作郎徐廣科秘閣四部見

書凡三萬六千卷續晉陽秋陸士衡詩升降秘閣注即尚書

省也又曰絜身躋秘閣注秘書省亦為秘閣文選

麟趾興和三年詔羣臣於麟趾閣議定新制謂之麟趾

格北史封隆之參議麟趾閣新制上

凌煙大極宮中有凌煙閣在凝陰殿内功臣閣在凌煙

閣南顛利既平置酒于此韋述兩京記貞觀十七年二月二

十八日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勲德既勒名于鍾鼎又圖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跡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宜酌故實並圖畫凌煙閣庶念切之懷無謝於前載旌賁之義永貽於後昆會要

河間元王段志元碑並云圖形戢武閣意凌煙先名戢武後改之爾金石録

翔鸞棲鳳大明宮中丹鳳門内正殿曰含元殿夾殿兩閣左曰翔鸞右曰棲鳳閣下即朝堂肺石登聞鼓唐六典

凝暉李淳風上渾天儀皆用銅帝稱善令置於凝暉閣天文志

朝元元宗幸温泉宫登朝元閣賦詩舊史天寳初元宗嘗登朝元閣賦詩近臣屬和帝以席豫詩最工因詔曰詩人冠冕也本傳元宗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閒見記神之本以朝為大乾之德以元為高滌翊仁賦

儀仙起草儀仙閣宋之問詩

滕王滕王者唐高祖之子武德中出為洪州刺史喜山水酷愛蝴蝶尤攻書妙音律暇日乘青雀舸遊江漢自選芳渚基址不大高低得宜遠瞰湘雲近枕漢水仍便以王而名閣焉閣記韓愈少時嘗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瓌瑋絶特之稱閣記

四香楊國忠用沉香為閣檀香為闌檻麝香乳香篩土為泥飾謂之四香閣春時芍藥盛開聚賓友于閣上禁中沉香亭不侔此壯麗也天寶遺事

含薰王元寶起高樓以銀鏤三稜屏風代籬落密置香于水槽香自花鏤中出號含薰閣清異錄

延和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窻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祅也妖亂志

天册馬氏霸湖南末年天册閣為天火焚朗州寺此夜

聞空中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雲中騰沸若千萬人舁荷重物然累日方潭州大矣宋高僧傳

昇元閣元九年江寧縣瓦棺寺閣西南乆傾因風自正吳順義中改寺為昇元寺閣為昇元閣龔頴運歷圖

康仁傑以陳德誠薦至金陵會羣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南唐書

南唐書云昇元閣因山為基高可十丈平思閣影半江開寶中王師收復士大夫暨豪民富商

之家美女少婦避難于其上迫數千人吳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金陵志

天佑施功宰相柳璨奏西京舊有凌煙閣圖畫國初功臣今遷幸東都尚未崇建四鎮副元帥梁王勲業冠古請近凌煙閣別創一閣圖畫梁王以旌德業詔曰魏賞彭陽之功別創紀勲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崇嘉德之樓式示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於皇城擇善地別造凌煙閣圖寫賜名曰天佑施功之閣五代史

乘風觀雲臺高閣十四間乘風觀閣十二間洛陽地記

臨波紫微宫有臨波閣闔闔閣東京記

飛閣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除飛閣張平子西都賦

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陸機樂府詩云飛閣纓紅帶

閤

閤閤門傍户也說文小閨謂之閤爾雅

東閤公孫弘開東閤以延賢人注師古曰閤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門引賓客以别於掾史官屬本傳公孫弘至

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嚴助傳）薛宣謂朱雲曰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傳）

黃閤太尉公有黃閤主簿錄省衆事（續志）三公黃閤前此無其義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元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開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漢舊制也（宋志）陳三公之制開黃閤聽事置鵁吻北齊三公府三門當中

門黄閣設内屏黄閣主簿掌閣下威儀通典張超與陳公箋云拜黄閣將有日月

省閣楊賜拜太尉中平元年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後漢傳

金光洛陽宮有金光閣青陽閣承休閣朱明閣安樂閣白藏閣顯仁閣崇明閣章德閣飛雲閣安世閣長安閣

長安有東明閣西華閣紫闥閣晉宮閣名

上閣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閣後魏書北齊有西上閣通典

宣政之左曰東上閣右曰西上閣六典

朱華隋姚察授秘書丞敕於朱華閣長參
宣光李適擢修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本傳

闕

闕闕在門兩旁中間闕然為道也釋名闕缺也門兩邊缺然為道也廣志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宇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示四方蒼龍白虎玄武朱雀並畫其形崔豹古今注

象魏大宰正月之吉始和懸治象之法于象魏注鄭司農云闕也疏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周禮治之見於象者為治象書治象之法者為象魏兩觀之垂治象者為魏闕易氏其上垂法象巍巍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左莊二十一正義

舊章魯司鐸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哀三

過闕下車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有車聲轔轔至闕而

息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軾路馬今蘧伯玉賢者也必不以暗昧廢節公令人視之果如所言 列女傳

魏闕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莊子讓王

冀闕秦孝公築冀闕臨渭水在咸陽西四十里史記水經

東門東海郡朐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闕漢地理志

東北闕蕭何造未央宫立東闕北闕高紀闕中記曰未央

宫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史記注東闕名蒼龍北闕名

元武秦舊空皆在渭北立東北闕取其便也索隱

鳳凰闕建章宫東起别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

又於宫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赤眉賊

壊之西京賦云圓闕聳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也

舊事

鳳凰闕漢武帝造高七十丈五尺鳳凰闕一名別風闕 廟記 長安民俗為鳳凰闕為貞女樓 楊震關輔古語 闕上有金鳳高丈餘 黃圖注 栢梁臺有桐鳳因名鳳闕 三秦記

嶕嶢嶕嶢闕在圓闕門內二百步 廟記 閶闔之內別風嶕嶢 西京賦 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上

過闕下車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 漢書

陵霄陵霄闕始建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 魏志

天闕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 臧榮緒晉書

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丹陽記

博望孝武太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宋書

石闕天監七年正月戊戌作神龍仁獸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梁紀詔曰昔孫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

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爲闕窮極壯麗冠絶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劉璠梁典闕成朝士銘之時陸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服侯景作亂焚燒宗廟城郭府寺百無一存尋高麗等國入貢見其凋殘遂哭於闕下六朝事迹

陸倕序曰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禮經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市黄金何庭紫貝蒼龍玄武之製銅一作神爵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化懸法或以

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又曰晉假天闕於牛頭宋託
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直之官選
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趨以表敬觀而知法物
覩雙碣之容民識百重之典銘曰布教方顯決日初輝
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前賔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
湊五方選武帝雅好辭賦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奉敕
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袁峻傳
石金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在東南面上

有罇熊有榜着闕題曰地户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神異經互見天門

流精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十洲記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狹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瑶臺一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闕直

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闕拾遺記

黄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在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黄金白銀為宫闕漢書

紫貝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宫楚辭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貝作闕也

華闕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徐都賦

崇闕豐屋廣夏崇闕百里徐幹七喻

朱闕崇墉罔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魯靈光殿賦

以下原書闕一葉

青闕流雲鵠青闕皓月鑒丹宮顏延年直東宮詩

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焉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峯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傅毅洛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水經

神闕南康縣歸義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遠

望嵯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鄧德明南康記

桂蒲牂牁郡有桂蒲闕漢書

雙闕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豐再鳴五穀熟古歌

百常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城七命建此百常興茲雙起陸倕石闕銘

熛闕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甘泉賦

觀

上蘭校獵上蘭元后傅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羽獵賦

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西京賦上林有上蘭觀黃圖

鳷鵲麗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注張揖曰此四觀

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上林賦建元中作石闕封巒

鳷鵲觀黃圖楊雄云近則有洪涯儲胥遠則有石闕封巒

鳷鵲露寒棠梨等觀又有高華白虎温德相思觀史記正義

雲陽宮記云宮東北有石門山岡巒糾紛干霄秀出有

石巖容數百人上起甘泉觀甘泉賦云封巒石闕弭迤

乎延屬黃圖

龍臺上林賦登龍臺掩細柳注皆觀名三輔故事曰龍臺高六丈漢時龍見陂中故作此臺

豫章集乎豫章之宇注館名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武帝造在昆明池中亦曰昆明觀西都賦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史平準書昔豫章之名宇披元池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西征賦

屬玉甘露二年十二月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注晉灼曰

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應劭曰宮在鄠秦昭王起

宣紀 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 西都賦

平樂東方朔有平樂觀賦 本傳 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并

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 華嶠後漢書 靈帝時青徐黃巾復起

帝自稱無上將軍燿兵於平樂觀 紀

東觀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博選藝術之士以充其官注陸機洛陽記曰在南宮高

閣十二間介於承風觀 紀 竇章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

崔爰同好更相推薦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大僕鄧康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注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漢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籙並皆在焉本傳黃香元和元年肅宗詔詣東觀讀未見書文苑南宮有東觀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内蓄之於外府又有御史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内禁成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官掌典書古今文字

考古今同異屬太常（洛陽宮殿名）高彪舉考廉為郎中校書東觀因事諷諫數奏賦頌奇文靈帝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文苑）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曰今太學東觀足以講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塞天下之謗（酷吏）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吳華覈傳）後漢東觀藏書之府亦著作之所當時文學之士使校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唐百官志）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多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

通典

白虎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章紀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焉才鴻傳注孝宣會諸儒于石渠元帝集學士於

白虎蔡邕封事

長樂靈帝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

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獨作箴高彪

鼎中洛陽南宮有承風觀北宮有增喜觀城外有宣陽觀千秋鴻地泉城揚威石樓等觀城外有鼎中觀洛陽地記

洛陽西南洛水上有鼎中觀是成王定鼎處輿地志

迎風閶宮顥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髙基迎清風而立觀七啟

迎風觀在鄴地理志

總章明帝青龍三年大治洛陽宮槊總章觀髙十餘丈建翔鳳於上四年四月置崇文觀召善屬文者充之魏志

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王元

長曲水詩序

白爵太子孫和被䴥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將吏泥頭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吳志

鄴明劉曜立大學於長樂宫東簡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已上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命起

鄴明觀於西宫起凌煙臺於滈池晉載記

崇明劉聰時平陽地震崇明觀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

天赤龍奮迅而去後魏匈奴傳

戲馬石虎起靈臺九殿女官十有八等又女妓二千為鹵簿皆着紫綸巾蜀錦袴金銀鏤帶五紋織成靴遊於戲馬觀輿地志

凌霄太子宣出時石季龍於其後宫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晉載記

賓遐張駿境内漸平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

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賔遐觀以處之本傳

通天晉孝武帝講孝經於通天觀僕射謝安侍座尚書陸納侍講黃門侍郎謝石吏部侍郎袁宏執經丹陽尹王緄讀句論者榮之志

通天觀在舊臺城内宋元嘉中築二十三年更修廣之造景陽樓大壯觀又立鳳光殿醴泉堂建業宫有迎風觀宋大明年起建康宫闕簿

摠明明帝泰始六年九月戊寅立摠明觀召學士以充

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學生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南史王諶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揔明觀也齊傳

臨滄丹陽秣陵縣新亭隴有遠望樓又名勞勞樓宋改爲臨滄觀行人分別之所輿地志

一柱劉宋臨川王義慶在鎮于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渚宮故事經從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梁劉孝綽詩狐城一柱觀落日九江秋杜甫詩東京紫微宮有一柱觀唐韋述東京雜記

商飈　商飈觀在東北十三里籬門亭後亭墩上齊武帝築九日登以晏羣臣（建康宮闕簿）

明月　丹陽郡建康縣臺城齊文惠太子治玄圃有明月觀婉轉橋緋徊廊圃內作淨名精舍（輿地志）

東明　高祖太和十五年五月議改律令於東明觀親折疑獄（後魏書）

崇文　周明帝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一作之疑）

士著錄於京邑北史

齊雲陳後主令采木湘洲擬造正寢柎至牛渚磯盡而沒既而漁人見柎於海上復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冦來無際畔本紀

紫雲乾封元年正月丁丑兖州置紫雲僊鶴萬歲三觀封巒非煙重輪三寺舊紀

望僊武宗會昌三年夏五月作望僊觀于禁中紀

玉晨玉晨觀在紫宸殿後元稹集

髙唐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髙唐之觀宋玉賦

祈年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宫沈休文詩

九觀宫中有臨髙陵雲宣曲廣望閬風萬世修齡總章聽訟凡九觀皆髙十六七丈雲母窻日曜之有光洛陽記

迎客蜀城有迎客觀華陽國志

客觀南嶺東岩北面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竪立號曰石門一山孤崖特秀上有客觀陟之者遠眺千里華山記

玄珠楊子縣有楊子宮宮中有玄珠觀揚州記

上清上陽宮有上清觀東京雜記

翠觀高聳南嶺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七命

高昌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岧嶤岑立崔巍巒

居何平叔賦北看高昌邪睨建城韋仲將景福殿賦

臨春北齊有臨春觀望秋觀

庭

庭堂下至門謂之庭玉海

明庭黄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漢郊祀志

總街湯有總街之庭管子

少庭周王二十三祀庚于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鄷昧爽立于少庭周書鄷保解

承明承明金馬著作之庭西都賦

殊庭太初元年十二月甲子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已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注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郊祀志

商中作建章宮其西則商中數十里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上

堂

堂古者為堂自半已前虛之謂堂半已後實之為室堂者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玉海

九尺禮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禮器

九雉天子堂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尚書大傳

縉雲永康縣縉雲堂黄帝鍊丹處宋永初古今山川記

堯舜堂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日歷於扆坐顧輒見之論衡

學堂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有石室臨大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聽義郡國志

講堂齊桓公宫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也故

稱為稷下學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此也上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其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齊地記

通雲海人獻龍膏為燈於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具燈拾遺記

黃堂雖陂之側即春申君子為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雌黃遂名黃堂郡國志

遺芬漢武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着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渺乃改延涼

室為遺芬夢堂拾遺記

延清董偃常卧延清之堂設火齊屏風上

玉堂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初堂遇火

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華陽國志文翁學堂在城南益州記

萬金靈帝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造萬金堂於西園又

造南宮玉堂築廣城苑

承明衣紹抽戈承明注山陽公載記曰紹等入端門遂

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本傳

愧賢劉聰嘉平三年廷尉陳元達極諫聰怒將斬之聰時幸逍遥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聰免之於是易李中堂為愧賢堂和苞趙漢記

靖恭李暠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堂以議朝政閲武事堂成圖讚自古明王忠臣孝子貞女暠自為序以明鑒戒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是月白雀翔于靖恭暠頌之三十國春秋

聖壽聖壽堂石虎造垂玉佩八百大小鏡二萬枚丁香

末為泥油瓦四面垂金鈴一萬枚去鄴三十里羊頭山記

清巖孝文南征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深而不入因之流化渠洗煩池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於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游凱廡此座雖無堯舜之君卿當無愧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

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德音即命
黃門郎崔光鄭郭雅邢巒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
辭高祖曰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
室欲成此夜飲魏書又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冑申
宗宴於皇信堂令宗室賦詩又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
至策勳之禮上太和十九年十二月甲子見羣臣光極
堂紀
苗茨奈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

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等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楊衒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為得其旨歸洛陽伽藍記

水經云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按衒之魏人親釋苗茨之義道元謂黃初所立誤玉海因之書於漢晉之間亦誤矣

儀賢梁天監六年九月乙亥改閱武堂為德陽堂聽訟堂為儀賢堂紀

水堂齊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斅處處營造北齊

從堂若干惠事母以孝聞周文帝造射堂新成與諸將晏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周文聞之即日從

堂於恵宅北史

流霞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漢武内傳

光碧崑崙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十洲記

流杯馬泉每年刺史三月上旬於此泉起曲水流杯堂引泉水為祓禊之所臨時搆造事竟毀除其流杯堂本在壘城西襄沔記

合歡八姨新起合歡堂翔鴻賀燕無由窺萬金酬工不

肯去矜能恃巧猶嗟咨鄭嵎津陽門詩號國夫人即貴妃姊也創一堂價費萬金堂成工人徼價之外更邀賞伎之直復受絳羅五千段工者嗤而不顧號國訝之問其由工曰某生平之能殫於此矣茍不知信願將螻蟻蜥蜴蜂蠆之類數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閑隙得入一物即不論工直也於是又以繒綵珍綺與之天下佳人至今語古事者尚以第行呼諸姨焉注號國中堂既成召匠汙鏝授二百萬償其值復以金盃二瑟瑟三斗爲賞後曾

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畧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明皇雜錄

月堂李林甫於正堂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木土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傳信記

芸輝元載造芸輝堂於第芸輝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而更以沉香為梁棟金銀為戶牖杜陽雜編

綠野裴度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别墅具燠館凉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本傳

德星崔鄲貝州武城人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鄖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架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本傳

鏡堂顧彥暉為東川節度使梓州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唐書

遠百里堂上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萬里也管子

滿堂飲聖人於天下譬如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一人獨纍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說苑

則百洛陽宮有則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祿堂仁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日堂椒華堂芳音堂顯成堂承光堂五福堂嘉寧堂堯母堂永光堂長壽堂晉宮閣名承慶堂昌福堂徽音堂嘉德堂宮殿簿虛德堂修成堂宮地記

湛露三十六國有琨華堂湛露堂後魏有雲母堂九華堂六朝有芳香堂芙蓉堂貞華堂隋有紫霄堂玉華堂延祥襲慶堂芳音堂懷芳堂壁月堂流風崇蘭堂麗景堂鮮雲堂

谿堂馬摠為鄆曹濮節度觀察使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曽乃使來請詩曰公作谿堂四通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谿有蘋茨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韓集

宅

宅宅擇也言擇所處而營之也釋名宅人所託也說文宅亦

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初學記

斲礱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

者不仁者之為也晉語

輪奐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禮檀弓

美室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襄十五

爽塏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毁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左昭三

東益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舍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家語

西益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

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説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彊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

淮南人門

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以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奥尊長之處乎不西益者恐動揺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土木勝人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

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晉語

木生高陽魋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後果敗

開第齊威王養士稷門之下自淳于髠以下七十餘人

高者為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史記

窮僻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

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本傳

北第漢書曰夏侯嬰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

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區曰近我

以尊異之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故張衡西京賦

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啟

壞孔子宅魯恭王初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宫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室壁中得古文經傳漢本傳

傅舍平恩侯許伯入第盖寛饒賀之酒酣仰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閲多矣惟謹慎為可久君侯可不戒哉本傳

治第霍去病為票騎將軍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前漢

膏腴田蚡為丞相嘗請考工地欲以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上

塞咎董宣為北海太守大姓公孫舟造起大宅工占之曰宅當出一喪舟使子取行人殺之以塞咎宣收舟考殺之陳留耆舊傳

對宇襄陽城東南有白沙曲龎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隔魚梁洲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每至相思

則褰裳涉水豈待還桂柂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水經

輿地志

表閭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蜀記

興兄裴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行牀帳儼然櫺軒踈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別傳楷嘗營別宅從兄行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行晉書

起宅太過王濬字士治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太過濬曰吾欲使可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晉書

宅相魏舒字陽元幼喪父母為外祖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外甥祖父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答曰當為外家成宅相晉書

侵併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

賀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闔閭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上

草屋孔愉為會稽内史在郡三年營山陰湖南矦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上

為營桓玄得志常欲以謝安宅為營謝混曰邵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聞慙而止同上

鬼營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己欲呼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吴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青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_{異苑}凶地建業大社西空地東吴時右司馬丁奉宅孫皓殺之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爲僕射周顗宅顗爲王敦所害後爲冠軍蘇峻宅峻反被誅後爲袁悦宅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昵緣道子見殺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亦以凶終宋孝武時爲雍州刺史臧燾宅質反被殺故宅多空

地宋吏部尚書王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造

未及居為元兇劭所殺宋書南史

笑拙顔延之子峻既貴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無所

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見峻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

人笑汝拙也本傳

永年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邢巒宅遣使謂巒曰

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

陛下移構中原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於魏昇降寧容

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戀之此言其意不小也魏君

買宅呂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私宅乎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南史

賣宅崔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曰寧有減不荅曰誠異韓休伯何容二價買者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

見輿慰祖曰是豈我心乎上

望氣長流廨西有梁曹儀同景宗柳儀同慶遠韋儀同叡諸宅並相隣次郭城西門韋叡少時有南陽人蔡郍善望氣相叡宅應出三公刺史貴不可言時叡宅上有草房十間郍宅在城南悉是瓦屋求叡换宅疑而不許叡兩兄闞纂有令聞位望在叡之右鄉里謂此人應班槐棘其後闞纂相繼而終叡奉龍飛遂成宅相簡文徵書既至乃曰此宅望氣之言殆有徵矣襄沔記

逆旅舍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邉既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恠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究其死矣定是誰室梁書

同傳舍陽固字敬安元魏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盖同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顧公勉之顯默然北史

高壯王椿字元壽叡子也於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

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末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魏書恩倖傳

廣營柳霣字文護執政廣營第宅甞召霣至宅訪以政事霣仰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為知言北史

宅怪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

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
厠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殺生
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柩因為改
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為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為隋將
每遇賊便覺鬼助己戰必大捷兩京記
宜人東京宜人坊其半本隋齊王暕宅煬帝愛子初欲
盡坊為宅帝問宇文愷曰里名謂何愷曰里名宜人帝
曰既號宜人奈何無人可以半為王宅上

彘柳延壽坊東隅駙馬裴巽宅髙祖末裴行儉居之自行以前居者輒死自儉卜居有狂僧突入盡彘其庭中大柳樹中有豕走出徑入北隣其家數日暴死盡毗宅

清宴上

辭第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左僕射蕭瑀西為園後瑀子鋭尚襄城公主詔别營主第主辭以姑婦異居有乖禮則因固陳請乃取園地充主第又辭公主

榮戟不欲異門乃併施瑀之院門長安志

輟材魏徵當朝重臣也所居室宇卑陋太宗欲為營第輒謙讓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為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焚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弔（封氏聞見記）後裔孫謩相宣宗居舊第焉（長安志）

避惡名明教坊龍興觀西南隅開府宋璟宅南門之東國子司業崔融宅璟造宅悉東西相對不為斜曲以避惡名融奉詔為哀冊用思精苦下直馬過其門不覺文

就而卒兩京記

栢梁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栢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及地凡客至著靴者行則仰仆楚客被逮昌王推得贓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覩其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為鳳閣侍郎景龍中為中書令韋氏之敗被誅朝野僉載

崇麗則天以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至天寶

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封氏見聞記

宅氣浮圖泓與張說置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者戒曰此宅西北隅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至熟視謂燕公曰此宅氣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於西北隅者公與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坑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而已更二十年

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駭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相連今欲填之亦猶人有瘡痏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也燕公子均垍皆為禄山委任克復後均賜死垍長流之常侍言旨

貴宅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傾一時嘗治第宅棟宇之盛世無與其比所居本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亭午方偃息於堂廡間忽見一婦人衣黄披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

韋氏降階言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百登西廂掘其瓦木韋氏諸子既不能制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衢路而自嘆曰不才無為勢家所奪古人之戒將見於今日乎而與韋氏隙地十畝餘其他一無所得雜錄

勝絕崇仁坊西南隅長寧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飾朱樓綺閣一時勝絕又有山池别院山谷虧蔽勢若自然中宗及韋庶人數遊於此第留連彌日賦詩飲宴上官

昭容操翰於亭子柱上寫之韋氏敗公主隨夫為外宫初欲出賣木石當二千萬山池别巧仍不為數遂奏為觀詞人名士竟入遊賞兩京記

玉盞浮圖泓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後永寧為王太傅鍔地安邑為馬北平燧地後王馬皆進入官王宅累賜韓令弘及史憲誠李載義等所謂金盞破而成焉馬燧為奉誠園所謂玉盞破而不完也傳戴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為玉杯牛僧孺宅

為金柸云玉柸一破無復全金柸或傷重可完僧孺宅在新昌里本天寳中將作大匠康䛒宅䛒自辨圖阜以其地當出宰相每命相䛒必引頸望之宅卒為僧孺所得吉甫宅至德裕貶其家滅矣盧氏雜說

萬花谷引傳載以為僧一行誤又云桑道茂號長安公卿宅有金盃玉盌之號

木妖大歷十四年七月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自天寳中京師堂寢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國公

李靖廟已爲嬖人楊氏廢矣及安史二逆之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無界限力窮乃止人謂之木妖而馬璘之堂尤盛計錢二十萬貫他室稱是璘卒於軍以喪歸京師士庶欲覩之假名於故吏投刺會弔者數十百人故命撤毁之自是京師樓榭之踰制者皆毁德宗實錄　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毁代宗即位宰輔及朝士當權者爭修第舍頗爲煩弊議者以爲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封氏聞見記

修築郭子儀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於大門出入各不識詞人梁鍠嘗賦詩云堂高凴上望宅廣乘車行蓋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是某所築祇見人自改換墻令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心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封氏見聞錄

鬻業蕭復字履初為太子僕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别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

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而鬻舊業將以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内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緡憾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舊唐

儉德韓滉性持節儉居處薄陋才蔽風雨弟泳嘗於里宅增修廊宇滉自江南至即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圮葺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

儉德舊唐書

履道白樂天得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因為池上篇曰都門風水土木之勝在東南東南之勝在履道里其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賔客繞船以百十油囊沉水中隨船而行一物盡則左右又取之蔵盤筵于水底也宋景文雜跖及窮齒記

不奉權貴楊損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係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

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唐書

居寢鬱然楊行密嘗在楚州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欝然渠肯為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上

宅泣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楩楠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户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祿錄光

侵居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

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玢批狀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衰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談苑

華麗孟知祥至蜀時魏王繼岌滅王衍尚駐於府舍知祥乃館於徐延璚之第延璚即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於壁上書孟字以戲之盖蜀中以孟為不任故也延璚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踈狂覇豎亦預知與我為代知我居此耶蜀檮杌

三不得宋神宗時丞相陳升之治第於潤州極為宏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升之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筆談

兩枝梁理宗時丞相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里有豪商李姓者亦從而效之即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崔往觀之歸召匠問曰汝與其建宅固佳但少兩枝梁耳匠曰此一依相府規模者崔曰一枝是沒思量一枝是沒酌量當時以資談笑夷堅續志

四事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霤以收四事之用焉蕭琛難神滅論

宅宜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絶無門户後高前下多有牛馬凡宅地欲平坦名曰梁地後高前下名曰晉地居之並吉南高北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貧宅經

宅無吉凶設為三公之宅而命愚人居之必不為三公

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宫而望殤子之壽處孤另之地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嵇康論

亭

停集亭停也人所停集也釋名

寓望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亭也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髙省丁聲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語有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舘也亭亦平也民有訟諍吏

留辯處勿失其正也風俗通

萬歲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聞山呼萬歲聲者三故立萬歲亭漢書曲城齊城東有萬歲水水北有萬歲亭三齊畧記夏門亭長注洛陽北面西頭門外有萬壽亭後李固傳

千秋建武元年四月行至鄗命有司設壇埸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光武紀常山國高邑故鄗光武更名郡國志惟元康二年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於新

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己瘞於亭東潘岳傷弱子序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西征賦謝靈運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孟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南史雒陽巡守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識顔色然後還宮獨斷洛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漢官典職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漢百官志十里一亭有亭亭長亭後五里一郵郵相去二

里半司姦盜亭長持更板以刼賊索繩以執賊後百官志十

里五里長亭短亭言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白帖

蕪蔞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馮異上豆粥本傳

鵠巢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謝承後漢書　列異傳云鵠奔亭搜神記方括其户時有雙鵠來奔其亭故名鵠奔文

選江淹書鴻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冠蓋襄陽南二十里冠蓋山下有冠蓋亭後漢靈帝末天下大亂嘗有去官及見居職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黄門二侍郎三尚書六刺史二十長史劉表以其豪盛乃題其山道口亭刊石銘之曰峨峨南岳烈烈離明實敷俊乂君子以生唯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為龍光聲化鶴鳴此碑永嘉中為人毁壞圖經

隴亭楚煜為天水太守之官與故太守袁會於隴亭堂

吏移喪避煜煜讓坐於正堂闕西稱之張璠漢記

夕陽董卓得何進私召將兵入朝又以脅太后太后使諫議大夫种邵宜往止之卓不受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通鑑

武帝以賈充鎮關中將之鎮百寮餞于夕陽亭晉書

思賢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杜亭吳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於墓墜種松太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

永安中太守梁夏侯嵩於碑邉立思賢亭松碑亭今並

在松大合抱亭世世修治至今之謝君亭豫章記

白樓江夏太守宋輔於重山南白樓亭立學教授沛國

桓儼避地至會稽聞陳業賢而往候之不見臨去入交

州留書繫白樓亭柱而别會稽記

重山西大夫文種之所

葬也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山下縣令殷朗移置今處沛

國桓儼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

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亭柱而

去升陟遠望山湖滿目也水經注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世說　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會稽記　新亭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及簡文崩桓温入赴山陵晉書傳　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文章

志

王慢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將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寛容愈表於貌世說舉目徧歴温左右衛士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文章志 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世說

治亭袁宏字彦伯謝安賞其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

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敏捷續晉陽秋

征虜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世說

京師三亭新亭吳舊亭也故基淪毀隆安中丹

陽尹司馬恢移創今地謝石創征虜亭三吳縉紳創治亭並太元中丹陽記

錢唐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中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遥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

曰身是章安令褚某父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
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
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
至界世說

金昌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
亭中褚公雖素有重名於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
與茗汁少著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
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世說孔甯子

與王華並有富貴之願自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舡甯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宋書）羨之等謀廢少帝幽於吳郡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紀）余尋師求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而逢其迎吏逆旅比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謝歆金昌亭詩叙）

蘭亭王羲之初渡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與孫綽許詢謝尚支遁等宴集於山陰之蘭亭王隱晉書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盖取此亭以為封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高於山椒極高盡眺矣水經注

神告徐苗字叔冑高密淳于人也曾因事行至感靈亭有神人告亭欲崩苗出亭崩得免王隱晉書

風亭徐湛之為廣陵郡守善為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更加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宋書

夢謝白樂天詩夢謝亭古傳名謝謝歌妓樓新道姓蘇杭州靈隱寺山上有一謝亭即杜明浦夢謝靈運之所因名客兒也本集

謝靈運會稽人世不宜子息乃於錢唐杜明師舍寄養師是夜夢有賢人相訪及曉見靈運至後因以名亭晏殊類要

九曲景龍三年九月壬戌幸九曲亭宴侍臣學士唐舊紀

臨渭四年三月甲寅幸臨渭亭修禊飲上

含象開元中拜張說等十八人爲學士於東都上陽宫含象亭圖寫御贊述之翰林盛事

沈香玄宗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李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𩓥面稍解援筆成清平調三章婉麗精切末章云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唐書

松窓雜録長慶四年敬宗初嗣位九月丁未波斯大商李蘇

沙進沉香亭于材拾遺李漢諫云沉香為亭子不異瑤臺瓊室上怒優容之舊紀

振旅天寶八載於開遠門外作振旅亭以待兵還譚賓錄

白雲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絶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為喚鐵天寶遺事　白雲亭在縣西南旁對千越亭而峙焉跨

古城之危瞰長江之深隋州刺史劉長卿題詩曰孤城上與白雲齊因以白雲為名鄱陽記

三癸代宗時顔真卿由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於烏程杼山立三癸亭時癸年癸月癸日故名

望春代宗嘉誠公主貞元元年下嫁魏博節度使田緒德宗幸望春亭臨餞新唐南北望春亭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長安志

太液大和四年七月文宗於太液亭召翰林學士鄭覃

已下對賜錦綵實錄元稹詩網索兩臨太液池注網索在太液上學士侯對於此

彩霞文宗太和九年二月發神策軍一千五百人修淘曲江如諸司有力要於曲江置亭館者宜給與閑地七月敕造紫雲樓彩霞亭於曲江芙蓉園北垣十月内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仇士良以百戲於銀臺門迎之時鄭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土功厭之乃濬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宫殿

鑠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昇平故事故為樓殿以壯之舊紀會要

合璧事類引孔帖云天寶時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彩霞亭詔公卿得列舍堤上鄭若庸類雋引天寶遺事天寶時云云俱誤

精思李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本傳

含春宣宗召學士令狐綯夜對含春亭燭盡以金蓮華炬送歸院（統志）本傳止云夜對禁中

白檀李絳于璋為宣州觀察使楊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觀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織成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亦從坐（杜陽編）

休休司空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入二宜

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為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新唐

半隱王龜字大年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任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唐書

野春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雜植山花五色錯列清異錄

天繪昭州瘴毒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天繪郡守李丕以同金年號欲更之有范滋者為易名清暉後

李視積壤中有片石載邱濬所作記畧云予擇勝地構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暉者可為一笑考命名之日不差夷堅志

草玄揚雄宅後置寶園寺今為宮亭有墨池在焉成都記

子雲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劉禹錫陋室銘

勞勞江寧縣南十五里有勞勞亭古送別之所太白詩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

此地悲風愁白楊本集新亭隴有遠望樓一名勞勞樓後為臨滄觀輿地志

故人梁柳惲詩汀洲採白蘋日晚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後因於瀟湘水合處立故人亭

千越饒州餘干縣有千越亭前瞰琵琶洲後枕思禪寺林麓森欝千峯競秀張枯題云扁舟亭下駐煙波十五年遊從此過洲觜露沙人渡淺風稍蔵竹鳥啼鄉層欄漲水痕猶在古板題詩字已訛況是高林正圓月可堪

閗聽異鄉歌文公談苑

迎春飛霜殿前日悄悄迎春亭下風飅飅鄭愚津陽門詩

四亭顚山有四亭曰緑陰曰西陽曰吴雲曰卧龍陸希聲顚山録

浣花浣花亭臨大江黿鼉檻池成都記

稽亭稽亭北瞰大江南望髙岳淹留遠客因以為名焉潯陽記

閶風潤州覆舟山有閶風亭郡國志

金谷東都苑內有金谷亭凝碧池兩京新記

九洲東京上陽宮有曜掌亭九洲亭上

三京樂城縣三京亭此亭是祖送行人所永嘉記

三楓韶州瀧溪里有三楓亭郡國志

駕霄張鎡字功甫張循王諸孫也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摇雲表

折疊宋理宗時禁苑漸頹賞荷池宴但張蓋設屏扆於

烈日中董宋臣黙會意不日而成一亭於池傍再宴上大喜未幾冬月賞梅園又有一亭上意不樂諭宋臣曰前造荷亭朕不為較今復有此半年之間勞民動衆如此宋臣曰此梅亭即前之荷亭也上問其故對曰此乃折卸摺疊之亭上愈稱賞之

積功亭為積功民所成也夢築亭者功積成也夢亭壞敗恩澤傷也夢書

慈亭河南密縣有慈亭急也从弦从心說文

偶亭琅邪朱虚有偶亭懽也

揚茢沛城父有揚茢亭草多蘖貌

鮚埼鄞有鮚埼亭師古曰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三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

丈亭慈溪縣在尉廨築方丈室云丈亭其北有老尉埔地志

館

館館客舍也待賔之舍曰館桂苑凡事之賔客館焉舍也

有積以待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也公宫者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開元文字

大庭黄帝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列子

授館單襄公聘於宋假道於陳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單子歸告定王曰陳侯必有大咎周制有之曰國無郊牧縣有寓望周之職官有之曰敵國賔至候

人為導卿出郊勞司里授館周語

重館晉分曹衛之田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左僖三十一

大館叔弓聘於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館左昭二

箕館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犬弗與及將歸殺

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昭二十三

築館戰國策曰燕昭王見郭隗乃築館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走燕遂以破齊藝文類聚今本館作宮

祠韓惠帝時有道士韓稚來自東海退莫知其所之帝使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拾遺記

忘憂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西京雜記

飛廉元鼎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

城可為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徠神僊之屬郊祀志

平樂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館武紀枚皐上書北闕詔使賦平樂館上善之本傳董偃常從馳逐平樂方朔傳禹山走馬馳逐平館霍光傳

三館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

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禄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弘年八十終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已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漢書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閤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

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西京雜記賢良曰公孫丞相倪大夫分祿以養賢畢已以下士功業顯立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廄掃舍鹽鐵救匱

高靈工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想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靈館三輔故事

昭靈霍光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北臨

昭靈南出承恩本傳

雲林霍后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外戚

白鶴初元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國館漢紀

射熊永光五年冬幸長楊宮射熊館有車騎大獵元紀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揚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本傳

陽祿成帝班婕伃以趙氏姊弟驕妬恐久見危作賦自

傷悼曰痛陽禄與柘館兮仍𥡴禄而離災外戚

涿沐成帝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乳上

長平王莽知太后厭居深宮中欲虞樂迺令太后四時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𧀼館率皇后列侯夫夫桑遵霸水而祓除夏遊籞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黄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

而覽焉芬傳
承光王莽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禄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禄皆上林苑其館本傳
祕館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觧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䟽獻之顯宗寫藏祕館後傳蔡邕上書曰臣得以學問執事祕館操管御前本傳
祼遊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祼遊館十間釆緑苔

而被揩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乗船以遊漾使宫人乗之拾遺記

崇文魏有崇文館唐六典注

玄武魏氏起玄武館於芒垂張景陽玄武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跱岧嶤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飈也水經

渭陽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恩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世說

東都東都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俄而遷居謂余曰吾將老焉故有終焉之心而無移易之意子且為我賦之賦（湣尼）

儒學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南史紀）上好儒雅十六年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上元嘉有玄史兩館（六典注）

招隱元嘉中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

授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太子諸王講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隱逸傳

太平褚伯玉字元璩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就齊太祖即位手召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齊隱逸傳

總明武帝永明三年旣立國學省總明觀詔於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本傳何佟之爲總明館學

士本傳宋太始齊永明有總明館六典注

五館梁武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摠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明山賓陸璉沈峻嚴植之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人南儒林傳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本傳帝别開五館其一館在袁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講論新義同輩嗟服本

集雅天監五年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大同七年十

二月於宮城西士林館延集學者南史紀御覽前後差誤

仙人華林園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也中猶有魏文帝九華臺元魏宣武在海内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并作虹蜺閣乘虚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己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東有義和嶺山西有姮娥峯上有寒露館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洛陽伽藍紀

文林北齊後主緯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紀馬元熙字長明敬德子也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待詔文林館北史本傳通道長孫熾字仲光周武帝崇尚道德求學兼經史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北史傳十四方隋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國乃互市等六典注玄宗詔徙姚崇寓四方館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

社稷也本傳

修文唐武德四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神龍元年改曰昭文館以避孝敬皇帝之名官志

文學四年太宗討平東夏海內無事乃鋭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舊儒學傳帝以魏王泰好士善屬文詔即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本

崇賢貞觀十三年置崇賢館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崇

文館 百官志 李善為崇賢館直學士 舊邕傳

臨臯李固言為西川節度詔雲韶雅樂即臨臯館送之 本傳

廣文元宗愛鄭虔之材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品秩同大學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泊國子館自是遂廢 本傳 天寶十

三載八月綦毋潛遷廣文博士（集賢注記）

空館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君斟酌今女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數隻（幽怪錄）

孤館陶穀使於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云十二字包四字云獨眠孤館（于文虎序）

靖冥禽彈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羽獵賦

迎風覘往昔之遺館獲林光于秦餘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西京賦薛綜注曰露寒儲胥皆館名今本無

黄華置酒乎黄華之館趙都賦

桃林襄陽縣南有桃林館是餞行送歸之所萃也荆州圖副

天中記卷十四